

鶴山題跋
下



鶴山題跋卷之四

跋虞秦公棋所撰杜府君與權



府君余之妻之高伯祖也雅善虞秦公其葬也秦公爲銘其墓且親爲書府君爲人不問可知後六十有六年余守潼川府君之曾孫仲攜以相示因嘆前輩講學於利善之分文行之序率委曲致意凡以淑州里而攝友朋務在可傳不爲苟作今公之聞孫剛簡率用是說蓋遠有端緒云

跋楊少卿子謨所題趙子安一經閣詩

謂籛金不若一經此鄒魯諺語也近聖人之世之居皆未遠也其詞氣已全不類鄒魯間語雖當時魯之大儒如夏侯長公輩亦不過以取青紫教授諸生蓋自漢武設科射策勸趨利祿後學所志大抵若此況於俚諺自無足責況於它邦以及後世又從可知而經生學士往往摘此語以訓子孫惟今棘卿楊侯獨推明六經妙用以約之於身而曰方信籛金非所樂此大與魯諺本指不同必嘗從事於斯者而後知是是理之亶然

跋張魏公帖

公自紹熙十六年因天中節繳進無逸篇遂有連山之役至二十年移永二十五年秦檜卒而後公有出殿豫章之命則大夫人尋亦不待養矣此數帖正在連山時崎嶇險側有人所不堪而卽其自處則從容自得藹然有孝敬忠信之意蓋白駒考

樂人也嗚呼所謂讀易者誦說訓故云乎哉

跋江宗博致仕帖

古所謂七十而致仕者乃約而言之耳然而豈必七十仕止久速皆惟其時何謂時止其所而不忘慊於中而無餒則時也江君蓋審於是矣願與同志者共講焉

跋廣漢趙燮論語說

自秦漢以後爲語孟者何翅千有餘家稽合同異

參訂舛訛亦云麓備極於二程先生以後聖賢之心蓋已暴白庶幾無復餘憾矣廣漢趙君燮一日以語說一篇示余爲之喟然嘆曰聖人之道如彼衢尊之不禁有味之而知其旨樂焉而不厭者矣又有得其涓滴而知好之者有不知而唾棄弗顧者今趙君爲之躊躇四顧蓋亦知其可好者克之而至於樂焉則更以勉之

跋杜忠可孝嚴曾祖節範處士告

封贈非古也而可以植世教厚民德慰孝子慈孫之心則雖先王未之有也而固可義起然而自一世至三世猶可以例取無賢不肖一也乃若追錫號榮如沖靖史氏者義起之中又有義焉使非其祖孫之賢則下不敢以請上不輕以予今寶田公以縣佐而賜號至處士少常公以庶僚而追崇及曾祖則又加于史氏一等非其祖孫皆有以自致而能然乎猗其盛哉雖然理所謂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夫其敬身而不敢易也則所以報其先者又將出於號榮之外少常其知此矣

書潼川柳彥養墓碑陰

先天之學秦漢而後惟魏伯陽闕見此意至華山陳處士圖南始發其祕一再傳而爲邵子建圖著書以示人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皆生于心嗚呼衆人以易觀易而滯於易邵

子以易觀心而得乎心滯於易則象數文字然耳得乎心則天地萬物與我一本也邵氏死而失其傳迨漢上朱氏及朱文公蔡元定始申其說吾鄉觀物張公行成亦嘗推本邵氏說爲通變經世諸書故今鄉父兄往往有能道之者余雖生晚亦幸得與聞乎此然師友之功未能浹洽蓄疑蘊惑罕所質問來守潼川乃得郡人柳振坤其父申錫先天太極諸書以示余自一歲一月一日一身皆有

圖說至於九疇會極中央立極中星合極復分畫而附益之又作三易圖說十卷以探義文孔氏之祕而上下經六十四卦卦爲二圖以釋其義嗚呼是區區者奚所爲而然哉身旣隱矣明旣喪矣非以釣名干澤也自陰陽五行星曆氣候反覆參驗以求之心凡以自明耳矣余旣不及與柳君接其說有余所弗及余所偶同又有余所欲言於君者皆不得而相與可否焉旣以恨恨又嘆夫世之有

志於學而不見知於人槁項黃馘以死者多矣然其書固不與俱亡也葬有日吾友度周卿爲銘其墓振坤更欲求余語以識諸碑陰振坤之所以稱美愛錄者亦旣無所不盡矣雖然洞洞乎屬屬乎如執玉如奉盈如將失之振坤苟於是焉求之以不隊考志焉茲其爲稱美愛錄也不旣多乎尚懋敬之

跋游景仁伯所藏裴紹業告

自周之季封爵文書皆以印璽舍是則亡以爲僞而此告所用印乃以東都尚書兵部之印爲文特進尚書右僕射下有在京二字當是在東都所給告耳然印文自尚之二字外率於篆法不合東不從木而平其上下都不從邑而巴上爲口書不從者而其下爲日如兵部印三字則乃若傳摹失真者更無一筆可取唐士大夫於書法極工而此獨不合當闕之以伺知者

跋康節先生答富韓公柬

溫公歷年圖起共和之庚申汜顯德己未上下凡千有八百年以治平元年書成上送則邵子年五十有四富公年六十有一矣帖謂公亦以謂失之鄙夫亦以謂失之是富公先有所可否而康節答之也前輩講學不倦聞善相告聞惡相規若此用能進則有以尊主庇民退則有以扶世立教也

跋賜潞京恤刑詔書

猗其盛哉此天地生物之仁而堯舜三王之所以治天下國家我祖宗所以祈天永命之張本也熙寧始更舊制紹聖又以元祐所常行而改之小人挾其私意壞法亂紀而併與此廢之子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之知治體者寧無告于吾君而復行之者乎

跋康節與韓康公唱和詩

惟古於文必已出而先生此詩全用韓文公送李

愿序意豈人心之所同固不嫌於相襲邪先生雖不爲公卿得時行道而發明先後天之奧約之於事心踐於形所以淑時賢而啓來哲爲斯世治理之助其爲公卿不旣多乎

跋秦伯鎮兵部問易康節書

衆人以易觀易而滯於易先生以易觀心而得乎心其方圓圖皇極經世諸書消息陰陽之幾貫融內外之分蓋洙泗而後絕學也其見於擊壤諸詩

造次顛沛無非此理之發焉者是何嘗有隱於人特秦伯鎮鄭楊庭章子厚諸公不足以知之耳先生嘗語鄭曰山川風俗人情物理有益吾學者必取諸焉秦曰道滿天下何物不有豈容人關鍵邪先生字字言言莫非推赤心以置人腹中亦幸夫人之得其傳彼沈存中謂竟不知何術旣不足以語此邵子文亢其父於太高而待人太薄亦知汗者也

跋康節詩

理明義精則肆筆脫口之餘文從字順不煩繩削而合彼月煅季煉於詞章而不知進焉者特秋蟲之吟朝菌之媚爾

跋呂文靖公試卷真蹟

文靖公三相仁宗以才識稱其卓卓可記者如納天書於方中與夫止玉清營繕正章懿喪禮却契丹借兵罷官寺監軍杜母后專政之漸謹人主御

樓之拜發郡國建學宗正睦親之議此非無素者所能辦雖與范歐異論晚年乃能同心戮力以扶王室是宐子孫之傳自惠穆正獻而後榮陽右丞中書駕部代有顯人至成公而以學問名世與宋靡已猗其盛哉此我太祖太宗之德也科舉特爲之梯航耳

跋青神杜才叔和歸去來詞

三焉食曹叔夜有宐去之書一龍禪宋淵明興歸

來之歎然而淵明雖勇退而能雖容不迫若將微
罪行者視叔夜之悻直而輕愠殆有間矣史載淵
明之去在義熙三年以其時考之蓋宋高祖殺劉
仲文之歲昭明所謂恥復屈身與代者爲得其心
夫豈以一督郵爲此悻悻哉而古今罕有能發之
者杜君此文作於蜀盜未平之日其尚淵明之心
乎某管守君之鄉顧不及識君嘉定十五年九月
解后其子安石於臨安始見是作因推本管人所

未發者識諸篇末而歸其書杜氏

跋端明程公振諡剛愨議

自吾有狄難如劉仲偃傅公晦張德祥霍安國李
清卿唐聖任及梅陳程安四從臣皆死節之著者
其次蔣興祖死于陽武張子固死于隆德朱彥明
數人死于震威郭滸朱友恭死于涇原又其次則
忍死于虜而卒能自明者不可勝數嗚呼王呂始
禍章蔡諸人成之皆以七秩八秩之年生都將相

沒係首領若死者則不必皆所用者也詩曰如彼
泉流淪胥以敗亦足以發千古之一嘆

跋張忠獻公所與張忠簡闡三帖

張忠獻公再相首薦張忠簡及虞忠肅陳正獻王
文忠汪端明皆可備執政劉忠肅胡忠簡諸公可
備風憲然大抵皆紹興末年所與同志叶謀者也
自戊午和戎胡忠簡以言語得罪十有八年之間
竄逐者相望而能於此時誦言虜不可和者如張

忠獻之三十餘疏如張忠簡累千百言則尤難其
人然則二公益又同爲人所難能也功之成不成
天實爲之而著明大義炳若日星使爲人子爲人
臣者莫不曉然知其分之所當止茲其有功又惡
可以淺近計哉此帖蓋隆興癸未督府所書時六
十有七距卒之日纔一年耳嗚呼是所謂鞠躬盡
力死而後已者真可敬仰也

跋三傳祠記行狀

余始識正夫於都城問奚自曰慈湖楊氏也間袖
一編書過余蓋南城之人祠其先君子若伯仲父
慈湖爲之記絜齋袁氏書之其諸父行實繫其後
俾余識之余謂南城之人奉嘗夫三子者於傳氏
子弟何與期有以告之而未能也他日又以慈湖
問答相視其間有遺其伯氏道夫書云天乎吾道
之亨乎自兩楹夢奠雖漢之黃叔度唐楊文簡公
未知淺深本朝濂溪明道康節所覺未全伊川未

覺道夫梟仲皆覺余憮然自失千載一門可謂盛
矣茲其爲顯揚不旣多乎而求諸人以爲信無乃
有外之心與正夫其終覺焉

跋吳正憲公充帖

正憲以其從子畱獄得罪諭之使歸夫獄之不修
雖執政之從子有不得免焉祖宗所以祈天永命
此其推也後二帖則余亡友宋正仲之說已得之
猶恨有關遺者如謂壻爲郎謂叔父爲叔叔母爲

嬪等語皆漢魏以後流俗稱道求其義而不得者
雖士大夫亦不免襲訛踵陋當併出之以識世變
云

跋吳正肅公育帖

諸賢所題無復遺恨獨念靖康之禍故家文獻半
爲煨塵吳氏世居浦城中令諸子皆位通顯而手
澤亦無有存者今其曾孫所藏四帖皆自外得之
亦可嘆矣夫

又帖

此帖所稱希深以詩中有謝家郎之句故皆指爲
謝希深且希深以正字卒於寶元今爲故希深舍
人而正肅爲西臺在嘉祐間其事偶亦相符然後
帖乃彷彿有王丈字不知誰塗之而墨痕如新或
曰安知非稱三丈邪然希深乃賓客之長子不在
第三未知果爲誰也當考

跋盧氏正歲會拜錄

古者比閭族鄙之法修則有相保相愛相葬相救相賙相賓若吉凶賓射之器服民不能自爲也則主集者以里布屋粟之物爲之以給其用而又屬之讀法屬之飲酒以維持護養之其詳密若此蓋盈宇宙間無尺地一民之不相聯絡者所以共明命而厚同體也而況於吾宗族乎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棠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士大夫而知此則上治祖禰下治子

孫芴治昆弟由根心以枝葉必不忍薄其所厚疏其所親者自王制壞敬宗收族之義不明歷漢魏以後雖間有重民族爭門戶立廟院修宗會等事斑斑見於史冊而利欲重熈親疏厚薄之等有不得其本心者多矣先儒所以欲收世族欲復小宗欲立譜法蓋深有感于世道之變者而卒亦不能行因同年友盧申之以其族正歲會拜錄相示歆慕容嘆使人孝敬之心油油翼翼然不能已敬以

所聞書于下方且以自勉云

跋鄭資政剛中遺事

余嘗過利州登鄭公息耕亭未嘗不撫事嘆息也
守襄陽者多矣歐公記峴山亭獨稱羊叔子守廣
漢者豈無他人而劉夢得李文饒諸人獨稱房次
律凡名實殺於毀譽向背變於死生皆不足以定
是非至於歲月浩瀚情偽寂寥而著乎斯人之心
獨隱然與所寓俱存斯其爲人不問可知然則士
之所以爲可傳者將在此不在彼夫

跋李清臣奏疏

李定黃履諸人固不足多道常夷甫晚節亦鄙賤
可笑其欲追帝孔子何值知聖人汗也淇水翁雖
與元祐諸公異論而此疏非喜爲異者迄今百五
十有一年歷觀人物品第判若黑白吾鄴亦可以
自傲矣

跋沈國錄煥淳熙八年太學私試策問

古之仕二為貧為道而已為貧焉則苟以祿仕然非飢餓不能出門戶不為也亦有飢餓而不肯為者矣夫苟為道則立乎人之本朝大將行其道次猶欲行其言不則去之雖窮乏者得我且不為也況妻妾宮室乎此義久矣不明沈公乃能招諸生而誨之人主不以為忤宰相趙文定亟稱之此人心之所同也不知位司成職言責者獨何人而斷

斷魚斤切不可否之三曰包羞其象曰位不當也

三以陰柔居上自知不當其位亦被亦作然不能自安然則彼斷斷者夫非盡人之子與後四十有四年臨邛魏了翁撫卷太息書而歸其子省曾

跋晏元獻公帖

晏大正自跋以文定致仕為康定二年康定無二年也以公檢傳樞使為慶曆初亦差

案公康定元年三月自三司使除刑書知密院厥九月以檢校太傅刑書充使慶曆二年七月加檢

尉平章三年三月以行刑書爲集賢相而李文定公由彰信之節除宮傅致仕則慶曆二年七月也然則前二帖其康定之元與慶曆之年乎後帖半幅所謂五十年作官苦學猶自步步事事共人商量此語尤可玩昔人謂至微助業有難立儘大功名或易爲元獻公流聞光顯吾嘗以其行於家人父子間者觀之

跋朱文公所與輔漢卿帖

亡友漢卿端方而沈碩文公深所許與往來書帖當不止此然其懷人憂世勸學興善之心於此亦可略見末所謂當此時節立得脚定者亦難其人況更向上事邪文公之所望於學者蓋若此吾鄙盍知所做發云

跋李肩吾從周所書損益二卦

李伯謙每誦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訓以自儆李肩吾爲書損益二卦以贈其歸又以修裕名所居

堂而屬余書之嗚呼觀山高澤下之象以懲忿窒
慾不其修乎觀風行雷迅之象以遷善改過不其
裕乎修所以自克也裕則復於禮矣二者易之要
義伯謙勉之

跋顏魯公爭坐帖

魚朝恩擠郭令公折元載搖相里造侵王縉一時
權燄熏灼若此魯公秉義以奪其驕至今幾五百
年尚凜凜有生意猗其偉與但其間稱譽朝恩尚

數千言大半於行間增入豈猶未免於危行言
邪

米南宮云絳有顏氏守一圖書且顏字從彥彥從
文从厂下三畫則當在文字之傍而移於厂下者
也今印文从卒从灸書字下从者今從旦

跋胡復半野詩藁

古之爲文皆以德盛仁熟流於旣溢之餘故雖肆
筆腕口而動中音節非特歌詩爲然也禮辭易象

亦莫不然自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與世之以聲律爲文者傳會牽合始與事不相儷文人才士習焉而不之察也縉雲胡復亨道攜詩編過余請序其篇端余以未有雅素辭焉亨道求之不已余觀昔人蓋有序他人文集者矣如蕭穎士之於李翰權德輿之於陸贄劉禹錫之於柳宗元李漢之於韓愈皆以其行成言立故爲紀述其事以傳世示後耳今亨道年三十餘如沃桑沃楚未已方將而遽

以一編自畫乎姑試一言以謝勤辱他日再見當申此義以覘進學之候嗚呼亨道其亦以余言爲然乎

跋朱文公所與任伯起樞密柬

前帖論處已接物之要曰循理而行自然中節後帖論讀書作文之要曰平心熟看自見滋味嗚呼旨哉斯言聖賢所謂勿正勿忘勿助長所謂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安資深者皆是義也覽者宜

有以精體而篤踐焉

跋陳了齋辯王荆公日錄

古人之學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初無二本自本諸身至徵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俟諸後聖亦是一理今日不通政事卻深於經術又曰其人節行過人甚多審如其說是能格物致知能正心誠意而不能以行之天下國家本諸身矣而於庶民且不合三王

後聖天地鬼神從可知也此理曉然易知而能惑世誣民於十九年間以養成亂本又能使紹聖以後守其說而莫之改嗚呼天不欲使斯世平治邪何了齋諸人聯章累疏而莫一省也後了齋之死三年臨邛魏某撫卷太息而書其後

跋趙清敏公墨蹟

此軸大槩惟公廉二字皆士大夫所當爲者自義理不競貨物成習清敏高風邈不可及嗚呼亦足

以悲夫

跋蘇文定公帖

蘇氏兄弟平生大節在於臨死生利害而不可奪其厚於報知已勇於疾非類則歷熙豐祐聖之變如一日而後知世之以文詞知二蘇者未也此祭文書疏凡八紙距今一百三十有四年一時風詖尤可想慕撫卷太息書而歸之番陽張氏

跋米友仁帖

米南宮大字雅逸細書結密皆有可法至好爲小篆則有不知而作者元暉雖不逮其父然如王謝家子弟竟自有一種風格也

跋斜川帖

斜川侍坡翁至儻耳父子相對如霜松雪竹堅勁不搖而作詩結字乃爾潤麗其褻順裏方者乎

跋蘇養直後湖詩

後湖辭召之語殆與昔人絕交書同意其作爲歌

詩殆若不以世務嬰懷此豈潔身爲高者士之進
退去就亦惟度德比義行吾心之所安臨邛魏某
凡五丐祠未獲命方襍被待去會張學古二子世
美世南將歸番陽出是二紙慨然興感書而授之
題林叔清古易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知仁隨見小大由識各適所
求至近世周程邵張子以後諸儒輩出易道幾無
餘蘊矣三山林君又爲周易古經解依上下部叙

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臚分彪析而證以古
今善惡是非之事此非積歲累月不能爲或曰審
爾則易之書四百五十事而已乎曰不然也林君
之爲是也亦不過約爲之說以自識其知仁之見
云爾非斷斷然以是爲不可易也程正公易傳晚
而後出猶以迫於門人再三之請且自謂僅得七
分然則林君尚勉之哉

跋陳尚書宗召均瞻宗族真蹟

范文正公嘗謂其子弟曰吳中宗族固有親疎吾祖先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又曰祖先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饗富貴而不恤余族何顏以入家廟每味此語使人孝敬忠愛之心油油翼翼不能自已今獲觀內翰尚書陳公此紙于公之子貴誼蓋范公之心異世一轍足以厚倫而厲俗不勝興敬謹書于下方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來者尚勉之哉

跋環溪吳先生沈夢記

古者文史星曆卜筮之職領於春官皆以大夫士爲之三巫之屬凡以神仕者亦皆精爽不貳齊肅中正之民故夢之於寢也豐荒之於雲也軍聲民氣之於風也皆若不相關而古人精體熟察視爲至近至切之事周自文武之世距宣王凡三百年甫申之生亦何關乎文武而記夫子者自天地之神至氣志之神嵩嶽之神文武之德只通作一體

士大夫而能識此理然後可與語環溪夢記

跋范太史記司馬公布衾銘

范正獻公以書局從溫文正于洛凡十有五年於公之起居動息必審視而詳記雖布衾枕亦以驗公所安於死生窮達之際殆與孔門弟子書鄉黨同意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今愚於馬范師友亦云

跋聶侍郎子述所藏徐明叔篆赤壁賦

才知之士滿天下而書學不得其博許叔重稽諸通人作說文解字猶未能無闕誤李少溫中興篆籀而所刊定尚多臆說信書學之難能也徐鼎臣楚金兄弟最有能稱一時如鄭仲賢郭恕先皆號善書皆自許氏非謂許氏果能盡字書之蘊蓋舍是則放而無據耳舊聞徐明叔善篆今觀其遺墨則說文解字之外自爲一家雖其名競字見于印文者亦與篆法不同又有保大騎省之文保大爲

南唐年號騎省乃雖熙職秩亦所未喻姑識所疑以伺識者

跋陳中舍貴誼所藏杜正獻草書

杜正獻公嘗爲詩曰老來楷法不如初試向閒齋習草書落筆何曾見飛動彫章早已過吹噓公楷書端勁如其人逮暮年始學草書而歐蔡蘇黃皆盛許之豈非大本先立則縱橫造次無往不合邪

鶴山題跋卷之四

終

鶴山題跋卷之五

跋陳正獻公所藏孝廟御書用人論

正獻公以乾道五年秋八月升昭文相其冬對選德殿詔撰用人說今載在集中與所被宸翰文雖異而指則同猗其盛哉君以是戒其臣臣以是復其君開誠布公兼衆盡下孜孜若弗及焉凡以敕時幾而釐帝命云耳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猗其盛哉後五十又八年靖州

逐臣魏某獲拜觀于公之子宿追惟一時明良之
會不勝愾慕謹拜手稽首書于下方

跋陳忠肅公嶽山壽寧觀畱詩

閣前千頃碧琅玕喬嶽蒼松苦歲寒此是萬年
峰上竹何須更待雪中看

了齋陳公以元豐己未擢進士三名後數年爲博
士校書郎以鯁直不得久居中徽廟初政召爲諫
官忤蔡京謫揚州管庫欽聖持其事改知無爲軍

明年又自署庭宰椽攝官瑣闥坐忤曾布出守海
陵崇寧元年蔡京相除名勒停編隸袁州尋移廉
移彬五年春正月以彗出仆碑而京罷相凡黨人
皆得歸故今嶽山壽寧畱題所謂丙戌四月蓋公
東歸道所從出也後元豐一百二十年當慶元己
未臨邛魏某始以進士起家又二十有八年當寶
慶丙戌某得罪南遷四月七日度湘卽公畱題之
日會壽寧道士唐從善以是日掘地得公石刻介

郡人張南仲杞求一語記歲月嗚呼人嘗涉於憂
患則見似而目動聞名而心惕故於公之忠孝大
節所願學也若夫出處歲月之適相似則吾甚懼
焉

跋楊文公書遺教經

某自結髮遊聖人之門窮益深測益遠今髮星星
矣大懼年數之不足其於他道蓋未暇及也今伏
觀內翰文公手書遺教經嘆先賢餘力所及猶若

此謹拜手書于下方

跋楊文公真蹟

公博極羣書自經史百氏以及於凡將急就之文
稗官虞初之說旁行敷落之義靡不該貫今於公
之裔孫紹雲見公手抄唐人詩及遺教經益知公
所以用力於文者蓋若此嗚呼此公之所以爲文
與曰不然也同時以文鳴者如王定國丁謂之孫
漢公曾正臣梅昌言錢希白諸人非不爭相長雄

而天下之士獨宗楊劉至於以文易名則公擅其美文乎文乎其纂組綴緝之云乎正色直道不苟干合能使人主憚其性氣雖在上前亦曰如此富貴非臣所願他日昭陵記王文康曰楊某爲國竭忠有君子之大節然則是可以爲文矣是以謂之文也劉中山與公齊名其出處大致亦近之

跋方宣諭宗卿庭實奏議

國家自熙豐大臣養成禍本崇寧改絃未竟而紹

聖以後再踵前誤以濟私欲卒之俗頽世敗潰裂四出而猶謂和戎可以暫安辟狄可以亡患至建炎中興亦云極矣而於是失河南北失京東西維揚而渡江會稽而桴海猶不敢與虜抗其間徒賴宗忠簡李忠定張忠獻諸賢後先維持僅僅自立而權檜再用則挾虜以扼君父矣微公與王胡曾李諸賢大聲疾呼以立正論之幟幾無以爲國三京淮北之役繕修陵廟還定遺民表善蒐賢招攜

鶴山題跋 四
振乏則又不徒以言語立國凡皆正人心植邦本
之實政雖不幸而不卒其志然其以疎遠當權燄
以孤忠破羣慝則有人所甚難者焉不寧維是蔡
氏之盛附之者立致華顯公莆人也於蔡又夙有
連自公舉政和進士正諤京之時也而公之立朝
乃在紹興以後然則以其所主以其所不爲公之
所志所學皆自其始進而固然矣豈無膏沐誰適
爲容亦足以發千古之一嘆云

題復州鴻軒

故起居舍人張公文潛以元符二年秋坐元祐黨
人謫復州監酒明年春徽宗踐阼起通判黃州以
秋至而春去託諸鴻以名軒軒之壞已久而邦人
思之不釋嗚呼其孰爲思之邪廣安楊伯洪恢來
攝州事自皮陸諸賢以來顏宮廢址咸爲興復是
軒亦居一焉而屬余題榜且識歲月顧臯辰之人
何所容喙每愛其集中有坐局沽酒與務中晚作

諸詩豈惟素位而行無一毫不自得且方矻矻于所當事者焉詩曰敬天之怒無敢逸豫此未易與俗人言也伯洪以爲何如

跋張魏公帖

公平生凡五謫而居永者三紹興七年自祠官謫永一也二十年自連移永二也二十六年以母憂還蜀猶不爲時論所容自蜀還永三也此帖所謂零陵之行以詞翰及事實攷之蓋七年九月以後

也方被讒放逐之餘而感恩思過無纖毫忿懟困躓之意且爲從母賻喪誌葬期有以慰其母心管人謂仁義人其言藹如也非公之謂與後九十二年蜀國同郡人費誼屬魏某識其後于是書于靖州客舍

跋陳忠肅公帖

余早有慕藺之志雖於公無能爲役而始初名官亦有適相似者故於公平生言行頗得其詳而公

鶴山是跋 六
所爲易解日錄辯及簡牘數十取素尊堯集家書
千數百言凡皆得其真蹟而藏之是帖蓋晚歲自
九江移南康南康移山陽時也宣和三年八月方
寇旣平蔡氏方以飛語謂公之壻嘗爲寇所抄取
公竟坐遷山陽君子亨否碩蹇無毫髮加損也祇
以成宣靖之亂耳宣和之六年而公卒又明年而
劉諫議卒元祐氣數旣盡北夷內侵然則亂匪降
自天乎抑人實爲之也

跋北山躉議

予自嘉泰三年冬造朝道淮西始識鄧伯允友龍
慨然以興復自任明年鄧召還予意開邊之議已
決會明年春正月召試玉堂乃極陳權姦猾胥債
帥驕卒必取禍辱宜急於內修緩於外攘凡數千
言侂冑見之大怒徐枏承望風指擊之侂曰得無
成其去就之名乎乃止是時張伯子徐文子與地
官侍郎王公皆先後以不合去大抵皆徐疏也

侍郎常任亦能以條具異論去極於錢伯同之謫
上饒自是莫敢有言者矣錢張徐丁之議則固知
之若北山鼃議則昉見乎此嗚呼何其直而暢辯
而不訐也詩曰匪用爲教覆用爲虐亦足以發千
古之一嘆云

跋司馬子已先後天諸圖

涑水司馬叔原輩思義理之學自義文周孔之湯
河圖洛書之數陰陽動靜之義日月運運之度以

及周程張邵朱張子之書旁觀歷覽爲圖爲書時
賢皆有題識又欲求一言於予予遷靖未返不得
與叔原共學姑識數者之疑于末且先天圖自魏
伯陽參同陳圖南爻象卦數始略見此意至邵堯
夫而後大明千數百年間不知此圖安所託而圖
南始得此圖亦已奇矣而諸儒無稱焉數往者順
謂震離兌乾知來者逆謂巽坎艮坤皆以左旋言
之今叔原以爲自乾至震自坤至巽此必有所據

朱文公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引邵子說辯析甚精叔原從之而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故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則朱子尚有疑於此也近世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爲圖十爲書朱以列子

爲證張以邵子爲主子嘗以乾鑿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太一下行九宮法考之卽所爲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靖士蔣得之云當以先天圖爲河圖生成數爲洛書亦是一說叔原謂日月亦左旋此張說朱意也第日起北陸春西陸夏南陸秋東陸而冬返乎北陸則爲右乎左乎謂日速月遲讀書窮理正欲其自得況叔原所引見處一分虧之詩卽予少作也吾儕所見本不

相遠第以曆家細算分數言之則月行十三度餘者特約法耳其實則一日至四二十四至晦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二十至二十三行十三度餘惟自九日至十九僅行十二度餘此猶二至之晷刻最遲不爲無理而叔原反疑之獨取望日爲證則望日正行遲之日也況本乎陽者常舒遲本乎陰者常急促若日遲而月速大者舒而小者促此亦陰陽自然之分也叔原之圖精且密矣蓋更以是

審思之日食書甲乙如辛卯日與辰相克爲異尤不經康成雖有是說然春秋壬午日食亦日與辰相克也而左氏謂不爲災又何邪叔原謂分星起於漢唐謂漢則已後謂唐則滋邈豈以左氏內外傳與周禮爲不可信邪是三書亦有可疑而分次之說相傳已久獨星不依方而以受封之日爲次此傳注之可疑而未有說以破之耳大抵叔原之說十得六七予方歛衽之不暇尚有未能釋然者

姑摘一二以備審訂他時道燹以如邛叔原必有以復於予也紹定四年六月甲子臨邛魏某書

跋彭忠肅公真蹟後

止堂集之成書也公之子鉉既屬叙篇首今又從公之諸孫壻蕭仲友應祥獲觀公手蹟二詩大抵與朋友唱酬可以吟咏情性揚榘理道惟貴人生日詩難乎爲言蓋人主生日爲樂始于唐士大夫生日之盛則始於近世故前輩詩集唯少陵示宗

武生日與東坡爲同氣之親或知己偶有所賦而他集罕有若用之公卿貴人則無之直自京檜以來此風日甚始則稱功頌德甚至將以金玉泉幣嗚呼唐太宗之感蓼莪獨何人邪止堂所上張端明詩雖未能免俗然其間如云江湖秋已多宇宙清無邊氣凝萬類實人亦體其全端明英邁人也止堂不以頌而以規然則非志於古道者其能然乎仲友其實此庶來者有以觀世變焉

衡山題跋 十一
跋尤氏遂初堂藏書目錄序後

余生晚不及拜遂初先生聞儲書之盛又恨不能如劉道原所以假館于春明者寶慶初元冬得罪南遷過錫山訪前廣德使君則書厄于火者累月矣爲之徬徨不忍去因惟國朝以來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厄者孫長孺自唐僖宗爲榜書樓二字國朝之藏書者莫先焉三百年間再燬于火江元叔合江南吳越之藏凡數萬卷爲臧僕竊去市人

裂之以藉物其入於安陸張氏者傳之未幾一篋之富僅供一炊王文康李文正廬山劉壯輿南陽并氏皆以藏書名凡未久而失之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不減中祕而元符中蕩爲烟埃晁文元累世所藏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不存斯理也殆不可曉聖賢不遇託之憲言以垂世示後所以共天命而植民彝也兼收並蓄博摭精索以淑其身以待後之

人此何辜于天而厄之爾極也使子孫不能守如江張王李諸家是固可恨若孫宋晁氏則子孫知守之矣而火攻其外矧如尤氏子孫克世厥家滋莫可曉雖然是穠是藁雖有饑饉亦有豐年吾知有穠蓂耳豐凶非我知也尤氏子孫其尚思所以勿替先志云

題李肩吾爲許成大書鄉黨內則
吾友李肩吾彊志精識嘗爲字通一編以正法繩

俗書成大見而悅之亟從問字肩吾授以鄉黨內則二篇夫內則先王所以降德于民而鄉黨吾聖人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民有是物必有是則顧習其讀而弗之察嗚呼其能朝夕于斯則不惟知言語容貌居處飲食皆立誠定命之要亦以見書名之學偏旁點畫具有顛末乃知類入德之本而世亦罕能知之也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成大其懋敬之哉寶慶三年三月甲子臨邛魏某書

于靖州鶴山書院

題李肩吾所書鄉黨

吾友李肩吾博見彊志書名之學世亦鮮及之渠
陽山中爲余從子令憲書鄉黨篇余獲與觀焉嗚
呼天道至教風雨霜露接人耳目而人由之不知
也聖人至德威儀容貌洋洋乎簡冊而人習焉不
察也嗚呼小子憲肩吾所以遺爾者多矣往敬哉
其體習踐修惟無斁

跋鄧氏四世死事

嗚呼自童蔡以及秦韓養癰護疾以底于潰敗者
誰與而封疆之吏首當其禍君子小人之幸不幸
每每若此撫鄧氏遺事爲之三嘆

跋處士蔣南式家傳

嘉定之季年重珍不以某不肖屬書母夫人顧氏
之墓因得習觀處士言行明年改元某得罪南遷
過錫山重珍又出示家傳歛容伏讀歎味不忘詩

曰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然則處士之有子也
宜哉

跋顧夫人墓誌後

明年十二月癸卯某過錫山觀典刑于堂昨參聞
見于國人益信前銘之不誣尚恨筆力淺弱不足
以盡發潛懿也

跋家季文守富順日拒吳曦偽檄事

予平生爲人記述多矣觀書太史氏閩人益廣姑

據予所身歷者言之孽韓柄國逆吳臣虜士大夫
不曰拒則曰去使誠有之亦爲臣之常分況不必
皆然方事變之殷雖能言者已鮮及事已變息則
敢爲者常多此可盡據邪家侯季文富順文檄與
趙薛二守報書則信而有證嗚呼是非之心其孰
無之而奪於利害以謬迷其所固有甘於禍家凶
國而不知顧者多矣此非素講豫定安能斷斷若
此予嘗爲侯記積善堂今江浙閩湘間家有是記

大略謂吾惟循理盡分而為之他人何與焉幾若為此事發者故又識于此以申侯善善惡惡之初志云

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

趙丞相子直孫必愿所藏

二字下

註云檢謂檢其行止束謂束其情性

先生嘗為詩曰憶昔初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然則茲二大字與束其情性之語未必晚年安且成之時也

後學魏某謹書

跋樓參政紹熙五年內禪詔草

某未冠時侍長老聽紹熙末年內禪詔書至所謂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為之悵然以嘆知朝廷有人也後此三十二年乃獲觀藁墨於宣獻樓公之季子又見當時刪易鈎注雖倉卒之頃動中理道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言動幾微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豈一毫人

力所能予奪其間乎史官魏某謹書

跋毛氏增韻

三衢毛氏增韻奏御之六十二年其子居正義夫應大司成校正經籍之聘始克鉞梓于胃庠然人情異嚮趨簡厭煩故校其始著尚多刊削世之不一遇者非特一增韻也

跋番陽董氏所藏東坡墨蹟

蘇文忠雅者陶文公其有感于歸去來辭蓋元豐

五年之夏蔡章被遇而呂正獻不合之時也長公在黃少公在筠此何時也而猶可以仕乎否之訟曰大人否亨其遯曰包羞然則以亨易羞果孰爲得失乎遺墨藏于義夫之族子煇臨邛魏某與之爲寮因得寓目因識其後

跋黃太史帖

董季興壻于沙隨程氏多識前言往行余與爲寮皆得與聞之獨太史此帖未覩今其子甄自竟陵

以石本見寄則時賢題識已悉尚何云姑識歲月
紹定春臨邛鶴山魏某

跋張忠獻呂忠穆與李忠肅書

明受之變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援也守將奚
爲復辟之後張呂李鄭諸賢以次受上賞蓋人臣
所當爲人主所當報各適其分焉耳而或者猶不
免著書以詆平江之功惟文肅於呂張二公情誼
始終無少猜間嗚呼其深明于事君交友之分者

乎不寧惟是張忠獻以李忠定殺諫臣攻之至再
隆祐汎舟之役公與呂忠穆亦異論迨其閒退之
後死喪之際考於是帖則懷人憂世固未嘗有纖
芥之嫌信知周比和同之別特毛髮耳而公私訪
利懸隔霄壤嗚呼其嚴乎前史臣魏某書
跋趙昌父送劉清之子澄事後

靜春劉公之去衡也章泉趙公亦去之或曰非悻
悻與曰禮有之凡食賓君迎賓大門賓入君再拜

賓辟君揖入賓從三揖三遜久而後成禮賓出君送之大門則擯者已返告曰賓不顧矣夫始焉迎之拜之揖之而後升其後君送而已不顧非始煩而終簡也然則士大夫進退之節於此亦可槩見云

跋類省試卷策後

予以貧賤未免有科舉之累然亦恥爲揣摩剽襲之文始舉於鄉故吏部郎趙公大全取之于類省

試吏部與故知邕州李公取之故簽書密院宇文公又主之嗚呼乖逢得失其孰爲之邪嘉祐間尚西崑體而歐文忠公典舉首取古文紹聖以後尚王氏說而陳忠肅公主別試多取史學主司之不徇時好固難其人而舉人亦有以是應之者然則乖逢得失豈必皆工於舉業者李先生之子義山以文相視予大慚之因識其末

跋羅文恭公點諫藁

文恭公奏疏既嘗為之序引後二年蒙恩歸自靖道荆州公之子愚出視原稿其間所謂諫者歸過求各人才至身後議論乃公臧吏之弗戢繇大吏越足三尺外人才不更事者必不可用此皆千數百年相承而莫知其非者我視謀猶伊予胡底亦足以悲夫

跋羅文恭公薦士稿

予嘗以呂正獻公掌記司馬文正薦士編陳密學

章藁范正獻手記李邦直舉官記及近世虞忠肅公翹材館錄輯成一書刻之潼川漕司惟呂文僊公夾帙小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曾宣靖雌黃公議未得全本今幸從文恭公之子愚獲觀薦士稿前輩懷人憂世之規大抵皆如此凡以謹時幾而釐帝命也俗流世隘此事久無聞矣三復遺墨為之永嘆

跋羅文恭公後省繳駁稿

祖宗虛已盡下一政令之出自始進擬已有中書三省密院分班同班之別人得以自靖自獻不嫌於異同迨其既行則給事中舍人或書或否各行其志不關白長官或諫官有言臺臣不及知臺臣有謂不可諫官或是之蓋臺諫官平居未嘗私相往來也臺諫偶已同是侍從以次至于臣民或特以爲不可此事甚衆不暇枚舉自京檜用事惡與喜同士大夫始以是爲驚怪乾淳涵育之久積而至於紹熙然後此意僅僅有存今觀文恭公後省諫稿明逐臣之冤斥臺臣之誣乃其一事也謹書稿末以識世道升降云

跋公安張氏所藏東坡帖

世之知蘇子者必曰言語文章妙天下其不知之則曰譏訕嫚侮不足於誠乃若蘓子始終進德之序人或未盡知也方嘉祐治平間年盛氣強熙寧以後嬰禍觸患靡所回撓元祐再出益趨平實片

言隻詞風動四方迨紹聖後則消釋貫融沈毅誠
慤又非中身以前比矣士不精考而以一事槩一
人一言蔽一生者姑以是息之是數帖卽紹聖後
事今藏之永平令張仲車篋中紹定四年春臨邛
魏某與寓目焉因識其末

永嘉薛榮祖臨予觀亭記本而書袁和叔之
語曰觀外不如觀內觀民不如自觀以求
予一言

薛君引袁潔齋語識諸觀亭記之末觀之義滋有
所發大抵古人觀象觀法觀物觀我無一物而不
之察所以會衆理而致吾知也觀之爲卦實明是
義今傳注之說則彖象爲觀示之觀六爻爲觀瞻
之觀竊意未有四聲反切以前安知不皆爲平聲
乎於是聞見視聽高深先後遠近上下之等皆有
二字且考諸義則二字固可一而參諸易詩以後
東漢以前則凡有韻之語亦與孫炎沈約以後必

限以四聲拘以音切亦不可同日語併識是于記
末以質諸同志者

跋鄧某宣和使虜賜私覲茶幣

本朝立國規摹好生惡殺故於夷狄盜賊常有招
懷之意然其間以戰致和者其盟易而久宣靖以
來反是徃徃怒我而誨盜利民而誤國覽鄧氏遺
事爲之慨然

跋蘓文忠屬黃州教授作賀鄧樞密啓

言貴於有物無物非言也後世非放誕相高則虛
美相加迨其流弊至爲駢四儷六以相諂瀆則不
足以謂之言矧曰文乎哉東坡付他人作賀啓亦
初無甚異而疑者喋喋不厭何也

題李肩吾爲尹商卿書鄉黨

天之生民有是物必有是則故凡威儀容貌飲食
衣服何莫非天則之流行也聖人德盛仁熟從容
中道門弟子精體實踐詳說而備書之則所以學

聖人也李肩吾爲人書鄉黨者數矣得是書者皆使予識其末今商卿又以屬余嗚呼商卿尚敬之哉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夫苟瞬存息養而實有得於斯焉則知古人之所謂學者蓋如此

跋辛簡穆公與秦檜爭和議奏稿

和戎之說未有不怠我而長寇者耿秦諸公以來率襲是誤而不爲修攘之慮始以患失終以亂邦

予固憤此久矣紹定四年蒙恩西歸舟至夔門會韃戎外侵臺榭內潰辛君俱出示先簡穆奏稿因識其後

鶴山題跋卷之六

跋靜春先生劉子澄帖

靜春先生劉公淳熙五年八月十九日所與張宣公帖也宣公時爲祕閣修撰荆湖轉運副使過其弟端明公于宐春劉公之兄靖之字子和卒于贛州教官將葬而屬銘焉劉氏世載令德爲國朝文章家逮公尤孜孜以人才爲已任朱文公稱其收恤宗黨接引後來樂人之善矜人之惡蓋得之親

見宣公雖不及識公而書問往來間氣味之同亦爾此可以強致乎是歲石林李公年二十悅齋李公年十有八而靜春以二公屬宣公已曰異日與川中作師表非小補也而數十年後悉如其言人固不易知然而心者神明之舍所以範圍天地出人古今苟志平氣定不遷於私好惡不奪於小利害往往可以十得八九況稟氣之清明者固亦可以望而知之某生晚不及與觀一時師友之盛猶幸與輔漢卿趙昌父張元德諸公遊知靜春事爲悉因悅齋李公刻此帖見寄附姓名其末嗚呼師友道廢利祿相挺上慢其下下諛其上以講學儲才相規益者鮮矣張德衡其實此帖亦以規世道之變云

跋牟少真發蒙中庸大學俗解

吾儒之書自諸老先生語錄外未有方言俚字爲文者蓋弟子之於師惟恐稍失其指故聰聽之謹

書之莫之敢易也近世乃勦入科舉之文以惑凡
近以欺庸有司諉曰姑以給取利祿耳是固可陋
今牟君之爲中庸大學發蒙將以信今貽後而爲
是俚俗之語五方之言語不相通而可強同乎又
若謂世人不可與莊語姑俯而就之者然則不淺
之待人乎言之不文行而不遠牟君歸爲我精思
而文言之亦有當商略者茲未暇及也

跋牛寶章大年記楊少卿事

牛聘君所記辨誣蓋寶慶三年趙敏若爲鄭損所
誣幾成大獄楊叔正時爲軍器監帥蜀人之在朝
者白于有位而有不謂然則自爲書爭辯益切前
誣卒以盡白嗚呼此豈有爲爲之哉高閭植槐等
事則近乎有爲者矣書其末而歸之叔正之子埴
其尚勿替先志云

題蘇叔明公誠陶然堂賦後

南麾退翁蘇文公之兄也持正不撓終於利州路

提點刑獄子孫多賢且繼踵科級其五葉曰叔平者自號松菊老圃有子曰公誠字叔明以禮自牧爲族黨歸重嘗賦陶然堂以自述非明乎義利之際者不及此余歸自靖叔明訪余山居言論風指歛浮歸實進進未已嗚呼世家搖落不振邦國之恥也叔明尚懋敬之哉玄默執徐壯月穀旦

跋東坡趙德麟字說真蹟

趙德麟始以僚屬受知于蘇公今蘇集有倡疇字

說與秋陽春色二賦世之賢德麟者以此雖然嘉祐元祐之蘓公孰不知趨而和之迨蘓公度嶺諸賢皆坐廢錮德麟與焉而猶卷卷於片文遺墨之是寶於是有所以知德麟之所存者遠矣予歸自謫所今安德節度趙公之子與洸武叔攜字說真蹟相與安德以儒科發身器周才裕而局不得施而有子是紹茲其爲麟不已多乎嗚呼武叔其尚勉之哉

題孟莘事狀

簪歲銜命拜昭慈于攢宮器皿裳衣獲窺于奩中
今觀心畫於孟氏之宗大抵德而度溫而恭吾雖
不識公進意其恂恂守正有昭慈之遺風

跋張宣公帖

張子論著惟論語說乃晚歲更定而朱子四書於
中庸尤所盡心今師君遇所藏宣公筆蹟二者咸
在是誠可寶矣當乾道淳熙間朱張呂三子以學

問爲羣儒倡雖其才分天成功力純至然亦不可
無師友切磋之益朱子序張子文集以其間有講
焉未定之論爲恨序呂子讀詩記亦曰其間所謂
朱氏者皆某少時講焉而未定之說以此知先儒
進學朝益而暮習月異而歲殊蓋有所謂勉焉維
日孳孳斃而後已者彼世之麓涉梗槩而哆然自
足者殆亦不知愧懼耳

又

公以淳熙五年守荆七年二月七日易簣今其十四日書云詰朝陽至蓋六年長至正在月半則此帖距公之亡才八十四日耳其二十日帖云氣體未復不免灼艾想公之疾自此日侵嗚呼所謂任重而道遠於此亦可略見拊卷太息書其末以歸諸范文叔甫之壻師氏

跋朱文公帖

右朱文公與月舟范公文叔帖凡五皆寧考初元

也是時薛韓枋國黨禍方張此何時也而以予所見於蜀士大夫如劉文節公李良仲宗丞季章叅政君亮侍郎與今范公之家所藏朱公報帖則一時善類應與固自若也權臣威燄徒能怖嚇庸貪而終不能以間人心之同剝之三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復之四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夫居羣陰之間而獨能失其同類惟道是從矧茲聲氣之合胡可劫而禦之予雖生晚而身履乎慶元泰禧盛

衰之變周旋乎范劉諸李與二熙羣賢之間嗚呼
我盱謀猶伊于胡底亦足以悲夫

題蘄州儀曹范墳元帥府牒後

靖康之禍薦紳大夫士未嘗不憤惋於大官貴人
無足倚賴而冗曹裨官猶可與有爲也趙哲一使
臣能以百騎束虜馬向拱一尉掾能以培繩批遊
騎傅亮一文學能以義旅造青城陳淬一小校能
先諸將以敗虜于南華韓世忠一制將能引部將

以却虜于南京至於據神穰破鶻眼者乃安邑之
士人日中碎虜五十壁者乃石濠之小吏首渡河
以復新興者乃招撫司之屬將以千八百騎夜刺
孛董者乃經略司之都監曰孟迪曰种潛曰張勉
曰張漸曰白侏曰李進皆翹關超距雷動風從於
王庶之檄異時中興諸將繇此其選使當時得將
相大臣有以用之俾各竭所長經營河朔則虜當
遠伏涼澱之北而祖宗境土遄歸職方矣蘄州儀

曹范公其一也予歸自靖道雙流公之孫子郊誦
公自斬趨濟顛未咸歎世弊俗偷方時晏然位驕
祿侈者偃然物上盜弄人爵蠱壞士氣胚胎禍幾
一朝潰裂幸而有懷忠蘊義之士起濟濡首之厲
然猶扼塞不得亨嗚呼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自古
禍亂相尋於無窮者類若此曹器遠辨紙尾三人
乃汪黃耿非宗忠簡此說甚善使忠簡而在此位
也吾所謂某某者必有以用之范公當不至流落

秦陝待忠獻之薦而後受知于思陵也後百餘年
臨邛魏某歛涕書於下方

書瀘士周挺讀歷代書

古之學者習乎禮樂射御書數內以養德性之知
外以固筋骸之束進乎大學則格物致知以往皆
爲已之事也是皆失其傳惟有挾冊讀書以求之
前言往行而讀之者亦罕讀之而有得焉又罕有
也周文叔挺乃能取歷代帝王以來之書窮搜力

索廣記詳說嗚呼其用力亦勞矣文叔求予一言
方以王事未暇與之精講也姑識其未以俟他日

題朱文公帖

王氏之盛也江南學者爭稱門生其黜也諱焉蘇
氏之學爭尚於元祐而諱稱於紹聖以後又大顯
於阜陵褒崇之日至程子諸儒亦莫不隨時之抑
揚而爲輕重迨近世則朱張子諸儒一話一言散
落人間者無一不顯予之精力弊於題識雖然予

甚懼焉李君益爲我語諸同志其相與用力於不
睹不聞以庶幾無負於諸老先生之訓

題孫教授誌銘

吾同年友孫次龍之葬張義立志之劉文節公銘
之可以無憾矣然帖所謂歲寒山之兆乃其考君
手卜史巫紛言不可於是廟殯垂三十年厥子應
龍彊善克家乃改卜得負郭田惟兒食竭訾以庚
之又爲豪右所奪刑獄使者歸其田始克葬卜九

月之甲子先事過予言曰劉銘張誌得之孔艱而
火異時改乞公一言以識諸碑陰嗚呼次龍之才
之懿之行之修而止於是死於是也人孰無死而
殞于奇禍人孰不葬而搖於異論夫世以作善離
殃疑天之夢夢者信乎其陋矣終於不可詰則曰
將在其子孫抑猶未免責償於天道也雖然應龍
尚勉之哉

陳猷春龍出穴圖

天基節前一月獲觀于白鶴山是日邸吏以友人
陳和仲墳奏劄錄本見寄其間有云陛下居飛龍
在天之位而晦之以潛龍勿用之德讀之慨然識
其說于此

王荆公真翰

按集所載與此小異蓋爲江寧守陳和仲作也介
甫旣爲相而痺屋寒蔬不改其素所以見信于當
時而得以肆行其志也

跋克齋游吏部所書孟子一章

孟子之告宋句踐亦猶游之告尹也是時三遊之風已勝孟子之說殆與貨色之對相似然尹君其知此則知景仁所以傲我者深矣若見同遊之士併出以告之某書于三瀘州宅

跋趙安慶所藏東坡帖

予嘗遷靖與廣西爲鄰廣郡牧守多故舊時以方物問予如蘇公遺墨及海魚黎洞沈椰子酒吉具

黎莫之等率中州所罕見黎莫如青綦布暑夕可
以覆體雖然飲食之物則非靖比也靖之米斗百
泉羊豕爲斤十減米之二蔬笋又不論也予常閱
蘓公帖自謂衣食之奉視蘓子卿啖瓊食鼠爲大
靡麗以予居靖言之視文忠公之靡麗又加一等
詩曰君子於役苟無飢渴吾儕勉諸上親政之歲
魏某書于瀘州官舍

跋趙安慶先世詩

舒守趙侯以其先君子所書黔婁詩六十言見寄
又自爲九十言識其未凡皆表廉訓儉以示子孫
是時改元端平上手書戒貪吏草茅賤臣某布宣
德音遐而識于百五十言之末嗚呼以義利言則
清心約已士之常分也如以利害言則世之黷貨
徇利者祇見其害未睹其利公孫瓚以鐵爲門鐵
非不固也董卓以金爲塢金非不多也徒以敗家
亡身爲他人守耳

書魏少申墓仲碑陰

少仲予所厚也今其沒十有七年始克葬先事之
月伯衡以一編書視予而言曰管歲將葬吾父前
禮部侍郎曹公器遠爲誌其窆尋以史巫拘忌誌
所書歲月丘封與今不合且始卜日于嘉定十七
年五月甲子今卜紹定六年十二月乙酉始卜地
于盤石縣高榮山震岡與先母裴氏合葬今卜瀘
川縣天柴山巽岡以繼母張氏祔夫子爲我書之

御書是跋 十二
以輔前誌且母裴之卒慶元二年五月庚子母張
之卒紹定二年二月乙酉誌亦未之書也爲我併
識之嗚呼墓之有碑雖漢魏之未造而人子報親
之心必誠必信於此亦可槩見乃爲勒其語于碑
陰以備來者之參考云

通典跋

杜氏通典之書包括古今涵貫精麗人習焉不察
例以類書目之予自成都嘗倣其書爲國朝通典
因得以熟復終帙今起家守瀘帑有刊本而文字
漫漶半不可識將盡易之而先是有已經修者棄
之亦可惜乃命工易十之四凡二千葉爲文五十
七萬有奇端平元年九月甲子臨邛魏某書

鶴山題跋卷之七

跋丹稜劉氏黨籍

崇寧定元祐爲姦黨第元符上書人爲邪等以附元祐之末且姦邪之名人所甚惡而子孫矜以爲榮作史者又以姦魁邪上爲最榮然則謂隨夷溷謂跖躄廉千數百年間用事之臣蓋一轍也臨邛魏了翁歸自靖州之明年書以遺劉東吳識諸炎與詔旨之末

題史繩祖孝經

朱文公嘗著孝經刊誤公之子在嘗舉元藁以遺
余余既鈔梓與學士共之史慶長又以告余曰笈
者繩祖嘗集先正名賢孝經註解今願得刊誤爲
之章指余舉以畀之俾得彙次成編則又以黃直
卿孝經本旨及其所輯洙泗論孝合爲一書嗚呼
此民生日用之常后王降德之本而由之不知觀
是書者其亦知所發哉

題彭山宋彥祥詩卷

宋彥祥前年過我衷出八詩有擊壤集中氣脉今
年又求予友肩吾書之索予題識詩造平淡此豈
易得第擇理容有聖門所未道者如點檢精時管
甚人與事安排要侶渠等語更當商略而了翁
方治東歸之裝未暇也

題吳武安所得高孝兩朝宸翰

粵自宣靖枋政匪人女貞小醜敢抗大邦莫有北

向發一矢者追富平後我師始與虜角殺金坪之
後我師姑挫虜鋒則張忠獻倡之吳武安繼之然
後虜知中國有人而不敢肆張韓劉岳接跡于江
淮然後中國之勢伸而和好之議以定竊觀近日
三京喪師悼頗牧之不可作撫卷太息拜手稽首
識于下方

題周子靖理齋銘後

銘云窮則不循循則不窮

義理之說千百載而一日千百人而一心也今東

南之學有建有溫有明各是其說不可以強同是
說也了翁與微之則以建爲然建蓋宗乎濂伊濂
伊祖六經者也端平二年春書于眉山東郊

跋修全趙公所作蒙箴

吾鄉之俗以親師講學爲業以孝弟忠信爲本不
趨時尚不事外飾予生雖後尚及見大父行於經
子百氏書皆覆紙細字丹鉛點勘又必師傅友授
必心體身踐視今之後生子弟捐金市書不累月

可得千百卷聚友聯文不頃刻可成千百言者雖
若迂頓不快人意而操心厚見理實傳家久遺後
安流風餘澤至今可識也慮此事久而無傳因楊
子有以修全趙公蒙箴見示附志其末

題馮仰之因重論後

普慈馮起文以其父仰之先生因重論見寄請識
其末予少讀易見諸儒重卦之說有四王輔嗣以
爲伏羲鄭康成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以

爲周文孫鄭之義亡據而馬王之說人多是之然
予以爲唐虞之時固有卜筮則四營十八變尚矣
故不待文王而後重爻也不寧惟是竊意先天一
圖自古有之嘗舉以謝起文則曰何傷乎亦各述
其所見以待後之學者於是識一時問答爲因重
論序

跋師厚卿遇致仕十詩

師厚卿自紹定元年貢於鄉以母疾禱于上下神

祇曰萬有一齒一名于進士籍則馳祿吾母俾壽且寧不願仕也其秋不復試禮部厥三年而後舉進士則母不及見矣既唱第廷中謀挂衣冠而奪於親暱之異論不遂初志卒受爵以歸歸而得疾幾殆則舍然嘆曰豈我食吾言以干天怒乎決意不仕賦十詩見志屬李肩吾書之予識之予謂之曰子以蒼蒼者爲天邪此心之神明則天也此心之所不安則天理之所不可天豈屑屑然與人商

較是非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子也急求經棄違心所安是戲豫也語曰吾誰欺欺天乎子謂人心之外又有所謂天平厚卿疎然曰我事吾志不他有悔矣乃識其事于詩末以成厚卿之志

跋御書鶴山書院四大字

臣伏見廬山嵩嶽衡麓睢陽各有書院自太平興國訖大中祥符錫之號榮被以詔墨至近世東湖北巖濂谿象山之稱皆嘗有請于朝風聲所形聞

者興起臣生于邛之鄙自開禧邊議不合去之古
白鶴山之下築室聚友將終身焉兩朝聖明照知
臣心訖荷眷憐致位通顯茲又蒙陛下申錫寶翰
賁耀林廬臣竊惟先朝賜書必以名賓實顧臣熏
心患難舊讀荒蕪大懼無以稱塞隆指其自今乞
身得請將歸老鶴山之麓顧瞻奎文帝臨有赫誓
畢餘齒力求初心以無忘君師訓迪之意

跋御書唐人嚴武詩二十八言

臣嘗妄謂易書詩春秋凡仲尼所述不言將蓋出
師於郊遂而王朝之公卿董之四代以來未之有
改迨二禮三傳後出始有軍將將軍之名於是師
久於外往往不從中遣非所以共武服謹師命也
臣識闇能薄獨荷陛下殊尤之遇自親大政召冠
禁聯會鞅鞞披猖受我亂民整居王略肆命臣以
宥府視師賜對禁中假權閫外贏金篚幣商賚優
渥既又親御筆札大書唐人嚴武詩二十八言以

寵靈之英雲明露膏耀管茅師乘傳觀人百其勇
 師之坤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
 也此陛下為萬邦計臣獨何人遽當王朝公卿之
 選赫赫王命以鎮拊其干音擷側柳反出襄公二
 十五年註言行夜
 也下拜登受曷云其疇臣謹以宸翰被諸樂石班
 其貳于侯氏用答揚明天子親命榦方之意為臣
 工勤

題楊慈湖所書韓貫道墓後

安陽韓夔相從于督府一日以其先人貫道墓銘
 相示則夔之婦之祖楊敬仲所書也予不及與貫
 道接而敬仲所稱許若此且跡其所受知者則劉
 其父韓無咎劉子澄林和叔徐子宐王元石也嗚
 呼是可以知貫道矣忠獻之後多賢者特以開禧
 權臣例遭挫摑或曰權臣實非韓氏遺體也

予既書此或曰先賢可字乎曰若用孔門弟子
 與子思孟子稱仲尼例則字先賢已過矣不平

御山題詞 七
漢爲據
闕可乎曰魏晉以來文書不足證吾以六經二

跋先表叔畱題鍾山西湖二詩後

朱簾白舫亂湖光
隔岸龍舟棹夕陽
今日懽遊復明日
便將京洛看錢塘

右題臨安西湖

虛名自昔數椽廬
流毒于今幾卷書
擬代周顒報山鬼
移文逋客請先渠

右題王文公祠臨邛高孝璫公純父開禧二
年十一月十一日

了翁以嘉泰三年造朝開禧二年補郡去同產兄
高稼皆得侍先表叔父大夫公東遊聽言觀行朝
夕有所省發了翁雖甚愚不肖而不肯曲學阿世
以取忤權貴人則大夫教忠之力也大夫游杭之
西湖金陵之鍾山皆嘗隨事賦詠定子幸得遺藁
二首刻諸樂石了翁謹以從遊所見書其末亦以

見前輩不苟於爲文也

跋陳君舉東宮進故事

右漢元帝事實一通故起居郎止齋陳先生傳良爲先皇帝嘉邸贊讀時所書也朱字三十有六則寧考卽所聞而記之今藏之蔡文懿之季子範簿以了翁在經筵日嘗爲主上論元成事發明班史二贊麓有益於謹獨之學因請識其後了翁雖不敢以固陋辭然而改變氣質最忌因循與夫歸其

責於傳而實以咎帝此則有益於人主之講學非宿儒老生不及此敢用拜手書於下方

跋四十年前補試卷

慶元初仰之先生攝令于吾邑蒲江予以舉文受知今四十年過先生之鄉宰木成陰先生之子企文亦頽白矣復出一卷書乃當時縣庠試論猶記是時日試二論此其次也前卷在第三名嗚呼是所謂大慚則大好者與人心之說雖未必皆本指

然不爲無補於世教企文故存之

題陳思書苑菁華

古以書爲名如周官達書名於四方儀禮百官書
于束則今所謂字也是故欲知學者不先識字則
無以名百物雖顛張草聖阿買八分猶爲不識字
也臨安粥書人陳思乃能集漢晉以後論書者爲
一編曰書苑菁華亦可尚矣雖然是猶後世誇工
鬪妍非吾所謂識字者若好學者又於此遡流尋

源以及於秦漢而上求古人所以正名之意則讀
書爲文也其庶幾乎

題呂城李氏世藏名帖

寶慶元年冬魏某得罪時宰投畀蠻荆道呂城獲
觀李唐裔孫枯所寶唐賢遺墨是日劉平國王去
非踏雪見訪皆奇遇也惟是虞褚顏宋間乃有李
林父姓名此易繇所謂勿用取女之時重有感慨
云

鶴山題跋 十一
題茅山道士所藏朱晦菴以佛語調楊誠齋

周益公帖

朱子訖爲佛氏語以寄周楊二老其戲言以効他人體邪抑逃墨以避學禁之禍邪夫以修辭立誠之義於晚生終有未達不可強爲之說也

題深衣畫像

言忠信行篤敬言若易聖猶病申六言以自做行
顧言言顧行

題盧祖岳復別祖墓

予嘗爲同年友盧申之序盧氏會拜錄今其兄仲山以其別祖倉監之墓久失而復得復使識其事盧與唐爲甲族今六百餘年而子孫之賢者代不乏人況如吾仲山遊學膠庠藿鹽不瞻而能爲別祖復三百年之墓是滋可尚也

書劉仲坎習之孝義傳後

得之廼姪了孫

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若習之之身首與處其

不保身乎然則此義不明人於毫髮利害趨之避之惟恐後則世之包羞含垢辱全軀保妻子皆保身也劉起居作孝義傳謂習之兄弟至死不相捨孝也罵賊而死義也此豈不善保身者哉後六年史臣魏了翁與其兄厚之從遊獲觀劉起居所識因附姓名其末

華父負神童之稱十五歲著韓愈論居然有作者風時方諱言道學獨與真西山力為仔

肩以接瀛伊一派士子負笈相從者不遠千

里築室古白鶴山下御書鶴山書院四字賜

之其立朝風範被寧理兩朝殊尤之遇史臣

載之甚詳茲集題跋七卷無論嚴君子小人

之辨袞鉞凜然即偶載一句一物如黎莫柳

子酒榼攬詩之類亦寓表廉訓儉之懷所謂

稻梁之養正藥石之伐邪具足華父散卓間

海隅毛晉識

圖



